

朱子語類

五十二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七

朱子十四

訓門人五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間或又有看得不好處文蔚

因說正思小學字訓直卿云此等文字亦難做如中只說得無

倚之中不曾說得無過不及之中曰便是此等文字難做如

仁只說得偏言之仁不曾說得包四者之仁一至部大爾齋云

先生聞程正思死哭之哀賀孫

有程正思一學生來謁坐定蹙頞云正思可惜有骨肋有志操

若看道理也粗此子在自脩

問功夫節目次第曰尋常與學者說功夫甚遲鈍但積累得

多自有貫通處且如論孟須從頭看以正文為正却看諸家

說狀得正文之意如何且自平易處作功夫觸類有得則於

難處自見得意思如養氣之說豈可驟然理會候玩味得七

篇了漸覺得意思如一件木頭須先剝削平易處至難處一  
削可除也今不先治平易處而徒用力於其所難所以未有  
得而先自困也

以下

問謨於鄉曲自學是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曰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  
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  
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  
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  
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

以對

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  
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  
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  
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

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  
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湏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  
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  
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選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  
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  
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  
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  
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  
關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  
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  
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  
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  
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日書稽亡又曰

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着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畧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膏次裏治煨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爲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疎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

面言資益爲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龔踈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着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雖不悖理亦爲不實正謂此款曰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

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  
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閑隘  
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  
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  
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  
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  
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

舜弼以筆來問仁及以仁義禮知與性分形而上下先生答書  
略曰所謂仁之德即程子穀種之說愛之理也愛乃仁之已  
發仁乃愛之未發若於此認得方可說與天地萬物同體不  
然恐無交涉仁義禮知性之大目皆形而上者不可分為二  
也因云舜弼為學自來不切已體認却只是尋得三兩字來  
撐拄亦只說得箇皮殼子帶

日同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

荒矣方子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散緩  
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訓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  
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  
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  
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  
能便如此也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  
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  
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又云近有一學者來欲說皇極其  
令他說看都不相近只做一箇大中字說了便更無可說處  
不知自孔孟以後千數百年間讀書底更不子細把聖人言  
語略思直里看是如何且人一日間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

少計較都不會略略回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辨辭

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必大訓

拜遠先生曰所當講者亦略備矣更宜愛惜光陰以副願望又曰別後正好自做工夫趨積下一旦相見庶可舉出商量勝如旋來理會

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已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隱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為善去惡之際固已為之較重矣

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徃徃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疑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著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豪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某一生與人說話多矣會看文字曉解明快者却是吳伯豐方望此人有所成就忽去年報其死可惜可惜若稍假之年其進未可量也伯豐有才氣為學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倘吳伯豐好箇人近日死了可惜頗留意也展托得開江西如萬正淳亦純實只是昏鈍與他說都會不得因問展托得開向來明道有此語莫是擴充得去否曰適說吳伯豐只是據他

才也展托得行渠與沈是親近日力要收拾它更不爲屈可  
取德明

問嘗讀何書曰讀語孟曰如今看一件書須是着力至誠去看  
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  
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  
力與他理會如做冤讎相似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  
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  
是好終是無功夫不得力

以下  
訓當

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纏縛所以不索性無那精爽潔白  
底意思若是實見得便自一言半句斷當分明

先生問當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伯豐曰政欲請教先易  
後詩可否曰既嘗讀詩不若先詩後易當曰亦欲看詩曰觀  
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  
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

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  
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塞塞  
了他如水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其觀諸  
儒之說唯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味以得之深得詩  
之綱領他人所不及所謂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  
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要捉將  
志來以至束縛之呂氏詩記有一條收數說者却不定云此  
說非詩本意然自有箇安頓用得他處今一槩存之正如一  
多可底人來底都是如所謂要識人情之正夫詩可以觀者  
正謂其間有得有失有黑有白若都是正却無可觀今不若  
且置小序于後熟讀正文如收得一詩其間說香說白說寒  
時開雖無題目其爲梅花詩必矣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  
通鑑通鑑却是連長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

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曾着精神只管看向後去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攷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訖却去看通鑑亦須作綱目隨其大事劄記某年有其事之類準春秋經文書之溫公亦有本朝大事記附稽古錄後

先生問及二友俱嘗看易傳看得如何是好何處是緊要看得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當等各對訖先生曰如此只是鶻盧提看元不曾實得其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及處事變患難處皆未嘗嘗者可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未有底事預包在此學者須先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其屢問讀易傳人往

往皆無所得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揔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揔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才提起便揔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蓋自孔子作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說又與經文不相着讀者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孔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况易中所言事物已是譬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別發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文本意了則看程傳便不至如門扇無臼轉動不得亦是一箇大底曾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處有抑



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其說有過處啓發得人看者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者未易看也人傑類

淳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爲贄見翌日入郡齋問功夫大要曰學固在乎讀書而亦不專在乎讀書公詩甚好可見亦曾用工夫然以何爲要有要則三十五章可以一貫若皆以爲要又成許多頭緒便如東西南北禦寇一般曰晚生妄意未知折衷惟先生教之先生問平日如何用工夫曰只就已上用工夫已上如何用工夫曰只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然則緊要着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未答先生縷縷言曰凡看道理須要窮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

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已見自立一般門戶移轉不得又大可慮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直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合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

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  
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  
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  
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  
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  
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  
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繼至悉十分透徹  
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會中泰然豈有不樂下  
銅作五段

問曰用問今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究根原來處  
直要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為要

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  
執只此二事而已淳舉而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  
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  
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  
得而知不得因問淳資質懦弱行意常緩於知克已不嚴進  
道不勇不審何以能嚴能勇曰大綱亦只是適間所說於那  
根原來處真能透徹這箇自都了

問靜坐觀書則義理浹洽到幹事後看義理又生如何曰只是  
未熟

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  
性萬理完具揔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別成許多萬  
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  
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  
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  
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  
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甚底事聖賢教人也不曾殺定教人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是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有甚事來便做工夫

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寶在這裏便把分付與人去亦只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討不得也無奈何須是自着方着此精彩去做容易不得

譬如十里地頭自家行到五里見人說十里地頭事便把爲是更不進去那人說固不我欺然自家不親到那裏不見得真終是信不過

須是理會得七八分功夫了被人決一決便有益說十分話便領得若不曾做功夫雖說十分話亦了不得

若道生做一世人不<sub>可</sub>汎汎隨流須當了得人道便有可望若道不如且過了一生更不在說須思量到如何便超凡而

聖今日爲鄉人明日爲聖賢如何會到此使一從拔身着

如此方有長進若理會得也好理會不得也好便悠悠了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

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

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

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

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

蟲草不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

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

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

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努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

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鵝錄

謂淳曰大學已是讀過書宜朝夕常常溫誦勿忘

講究義理不下得工夫也不得如舉業不下得功夫也不解精老蘇年已壯方學文煞用力到所謂若人之言固當然者這處便是悟做文章合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此恰如自家門講究義理到熟處悟得爲人父確然是止於慈爲人子確然是止於孝老蘇文章豪傑只是熟字由取他便遠

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未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

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問持敬致知互相發明否曰古人如此說必須是如此更問他發明與不發明要如何古人言語寫在冊子上不解錯了只如此做工夫便見得滋味不做持敬只說持敬作甚不做致知只說致知作甚譬如他人做得飯熟盛在椀裏自是好喫不解毒人是定自家但喫將去便知滋味何用問人不成自家這一邊做得些小持敬工夫計會那一邊致知發明與未發明那一邊做得些小致知工夫又來計會這一邊持敬發明與未發明如此有甚了期季文問持敬致知莫是並行而不相礙否曰也不須如此都要做將去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向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

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淳白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揆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大難底不見其為難至曉確至勞苦處不見其為曉確勞苦橫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粘滯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慳吝而夫子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添離開信底意中庸為飛魚躍底意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覺見都在面前直箇是如此

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為此理之大處却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却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為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恁地汎說也容易又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却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

都是閑說不是直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  
 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  
 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  
 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  
 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  
 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  
 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  
 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  
 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程先生  
 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  
 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  
 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泆洽後來晉伯  
 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着實  
 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  
 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  
 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  
 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  
 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語言都來罩了其間自有輕重  
 不去照管說大底說得太大說小底又說得都無巴鼻如昨  
 日說破斧詩恐平日恁地枉用心處多淳曰昨聞先生教誨  
 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  
 此却是分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破  
 斧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落正腔窠啣斜  
 了若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恰似撐船放淺處不向深流  
 運動不得須是運動游泳於其中淳又曰聖人千言萬語都  
 是日用間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  
 易以一言決曰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

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議剛

晚再入卧内淳稟曰適間蒙先生痛切之誨退而思之大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

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曰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文問為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

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既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眾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

斷情偽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其礙了案

其官人却來那穿款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議剛

先生召諸友至卧内曰安卿更有甚說話淳曰兩日思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續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續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文說廖倅惠書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大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着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義剛錄作恁地

是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

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

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眾人所以異

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

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

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義剛錄此下云良久復問安卿

對曰天下事事物物無非是天理流行却無下面許多工夫子思說尊

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

道中庸温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學

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

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學問底許多工夫義剛錄作無恐只

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

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

末義剛作賜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

下了那末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

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

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

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

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

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

昧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

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

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

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

况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

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

邊嘗見胡文定答曾吉甫書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之論

後面一向稱替都不與之分析此便是前輩不會為人處此處正好捉定與他剖判始得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始得義剛錄云然亦大槩是如此如做這湯瓶只儘侗說道好及我問你好處是如今且將平日看甚書中見如何時你却又不曉如何恁地得得古人做甚事那處是那處不是那處可疑那處不可疑自見得又看是如何於平日做底事甚麼處是舉數段來便見得所以爲天理所以爲人欲淳因舉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始至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淳曰到臨葬時同居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爲說淳皆無所徇但治壙事辦則卜一日爲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文

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淳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食之會淳避之後來聞尊長鎖白相尋又令人皇恐如何曰不喫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梁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議剛

是夜再召淳與李文入卧內曰公歸期不父更有何較量淳讀與點說曰大槩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病又讀廖倅書所難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淳所回廖倅書先生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今所說固是如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

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着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髮鬚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曾點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牠縛見得這箇物事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靜曾點較明葵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序

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恐擷破這天理說得蕩樣似一塊水銀來來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流溯源合下便要尋其源繫來繫去終是繫不着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其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

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  
間自然撞着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  
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  
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  
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  
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就這  
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  
地平看過去便看下面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這天命之謂  
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  
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  
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  
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初只是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  
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  
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  
處只管恁地做工夫去做得合殺便有采又曰聖人教人只  
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此子不曾直說到上  
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又且  
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  
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故不只有這一句  
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看三百篇中那箇  
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  
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  
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又曰二子以我爲隱乎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向見衆人說得  
玄妙程先生說得絮曠晬後來子細看方見得衆人說都似  
禪了不似程先生說得穩剛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各有  
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  
未稍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  
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  
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真行而已事親中自  
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  
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  
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  
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  
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  
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  
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議剛

淳有問曰段子先生讀畢曰六既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議

錄云先生曰未利自反之說說大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

頭一段大底末梢便要到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  
做查深不要理會柄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  
便是大病曾點漆離開不會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  
被他遠見這道理然就二人之中開却是要做工夫吾斯之  
未能倍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有時是他  
做工夫但見得未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得這箇物  
事亦不可知雖是恁地也須低着頭隨氣從傳學審問謹思  
明辯篤行底做工夫觀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  
空見得便了傳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  
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功極是子細每日三省只  
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著一貫曾子問一篇都是問喪祭  
變禮微細處想禮聖人平日已說底都一一理會了只是  
變禮未說也須逐一問過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謾提醒他繼  
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緊要待別日更一提之只是曾子當

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說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此孟子自得之說亦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不理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來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達德九經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不能耐煩去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會中間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

錢貫云如用一條貫一齊穿了一條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功夫到理明而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問事各有理而理各有至當十分處今看得七八分只做到七八分處上面欠了分數莫是窮來窮去做來做去又而且熟自能長進到十分否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從容再三詠一熟字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曰淳甫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甫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不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麓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

都刪了緊要便讀閑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其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功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簾底書如何地看得義剛同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日當俛會而末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

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着心曾平去者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徇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證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

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而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  
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  
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  
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  
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如辯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  
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  
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  
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  
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  
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  
了便要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  
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

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曾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  
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  
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  
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  
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  
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  
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  
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  
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  
首便說格物致知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  
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  
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議剛

淳熙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遐陬僻郡孤陋寡聞  
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為朝夕取準曰而



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理會下學只是放闊去做局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出四方游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學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義剛錄云胡叔器曰恐又被不好底人壞了先生曰義剛須是先知得他是甚麼樣人及見後與他相處數日便見若是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

聞義剛

先生謂淳曰安卿須是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須是開闊方始展拓若只如此恐也不解十分

先生錢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文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某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夕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携某苟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某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淺着未曾識教之

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

臨行拜別先生曰安卿今年已許人書會冬間更須出行一遭李文稟曰書解乞且放緩願早成禮書以幸萬世曰書解之易只等蔡三哥來便了禮書大段未也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是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你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諱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此只是說要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皆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別有箇物事先爍在那裏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賀孫

賀孫問安卿近得書否曰緣王子合與他答問諱他寫將來以此漳州朋友都無問難來因說子合無長進在學中將實錄

課諸生全不識輕重先後許多學者近來覺得都不濟事賀  
孫云也是世衰道微人不能自立纔做官便顛沛曰如做官  
科舉皆害事或曰若在此說得甚好做却如此曰只緣無人  
說得好說得好乃是知得到若知得到雖摩頂至足也只是  
變他不得因言器之昨寫來問幾條已答去今再說來亦未  
分曉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  
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  
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  
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  
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  
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  
賀孫云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  
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  
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  
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  
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願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  
已復禮爲仁讀書最忌以已見去說但欲舍已見不知非本  
來直意須是且就他說說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已意較量  
賀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八 訓門六

朱子十五

訓門人六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

無思慮無邪思耳

伯羽以下訓

學者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等多有事在然初學且須先打疊去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如起屋須有基址許多梁柱方有頓處

觀書須寬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公今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更有數重門未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公大抵容貌語言皆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焚絲見自焚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擊愈亂了

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

公看文字子細却是性急太忙迫都亂了又是硬鑽鑿求道理不能平心易氣着且用認得定用玩味賞着

問讀書莫有次序否余正叔云不可讀讀則蹉過了只論誦章短者誠不可讀讀則易蹉過後章去若孟子詩書等非讀不可蓋它首尾自相應全藉讀方見問伯羽嘗覺固易蹉了專看則又易入於硬鑽之弊如何曰是不可鑽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熟大焉直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可學

蜚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已喫飯豈可問他人飢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蜚卿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下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道夫

蜚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趙先生謂飛卿看公所疑是看論語末子細這讀書是要得義理通不是要做趕課程模樣若一項未通且就上思索教通透方得初間疑處只管看來自會通解若便寫在策上心下便

放却於心下便無所得其若有未通解處自放心不得朝朝  
日日只覺有一事在這裏賀孫

蜚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舉干  
祿以爲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粗可伏臘  
曰更須自酌量道夫

蜚卿曰某欲謀於先生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公自  
看如何須是度自家可以仰事俯育作文字比之他人有可  
得之理否亦須自思之如人飢飽寒煖須自知之他人如何  
說得道

蜚卿云某正爲心不定不事科舉曰放得下否曰欲放下曰才  
說欲字便不得須除去欲字若要理會道理忙又不得亦不  
得懶驪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  
將謂真以此爲事後來觀之徃徃只要做二三分人識此道

理便是不足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  
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  
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  
出一入若存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  
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  
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  
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  
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  
應舉直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  
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學至三十而以上節  
節推去五峰曰爲學在立志立志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  
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  
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它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  
爲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

而作佛渠却辦作佛自家却不辦作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方伯謨問使齊王用孟子還可以安天下否曰孟子分明往見齊王以道可行只是他計些小利害愛些小便宜一齊昏了自家只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走退有舉中庸一段曰德性曰高明日廣大皆是元來底問學中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某問孔門弟子問仁問智皆從一事上做去曰只爲他志已立故求所以趨向之路然孔門學者亦有志不立底如宰予冉求是也顏子固不待說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豈不是有志至如漆雕開曾點皆有志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狂士何足思蓋取其有志得聖人而師之皆足爲君子以下訓可學字口辨錄聞同錄異見後訓辨

先生問昨日與吾友說立志一段退後思得如何某曰因先生之言子細思之皆是實理如平日見害人之事不爲見非義

之財不取皆是自然如此曰既自然如此因何做堯舜不得其謂盡其心則知其性曰此不是答策題須是實見得徐行後長者謂之弟須見得如何弟是作得堯舜因語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所謂天理人欲也更將孟子答滕文公曹交問孟子章熟讀纔見得此甚省力

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爲血氣使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氣體之充但要義理爲主耳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

問及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友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纔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

不躡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點檢視事之來是者從之非者違之此下文甚長且於根本上用工夫既尚留此更宜審觀自見

再見請教因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若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即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又問凡求之於心須是主一爲或於事事求之曰凡事無非用心處只如於孝則求其如何是孝於弟則求其如何是弟大抵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聖人千言萬語不出此一轍須積習持久游泳浸積如飲醇酒其味愈長公竟其真是真非若似是而非

似有而實未嘗有終日恍然此最學者之大病又問讀書宜以何爲法曰須少看凡讀書須子細研窮講究不可放過假如有五項議論開策時須逐一爲別白求一定說若他日再看又須從頭檢閱而後知前日之讀書草略甚矣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五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者此可見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任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少年月一日二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又當自

去

一日晚同王春黈魏才仲請見問吾友年幾何對云三十七  
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  
須已立得一門庭某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爲貧奔走  
雖勤讀書全無趨向曰讀書須窮研道理吾友曰看論孟否  
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  
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  
益若只鶻突綽過如風過耳雖百看可補善看論孟者只一  
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因舉學而時習之問曰吾友何說  
某依常解云云先生曰聖人下五箇字無一字虛學然後時  
習之不學則何習之有所謂學者不必前言徃行凡事上皆  
是學如箇人好學其爲人箇事好學其爲事習之者習其所  
學也習之而熟能無悅乎近日學者多習而不學某又問學  
而不思則罔亦是此意曰且就本文理會是學傍會思最

學者之病又問有朋自遠方來何故樂對以得朋友而講習  
故樂曰若是已得於已何更待朋友再二請益曰且自思之  
語次因道某平日讀書不識途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喻方  
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旣如此說須與  
人作樣之第一下工夫莫草略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別看  
一章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僭無去處一齊棄  
了大凡看書龜則心龜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  
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方可

問昨日先生所問退而以滕文公數章熟讀只如昨日所說四  
端此便是真心便是性善公只是於天理人欲上判了去得  
人欲天理自明自家家裏事豈有不向前先生曰然未要論  
到人欲人欲亦難去只且自體認這箇理如何的見是性善  
堯舜是可爲如何是仁如何是義若於此有見要已白已不



得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今學者求不見得舍不見失只是悠悠今日待明日明日又待後日語未畢伯謨至先生云適來所言子上却有許多說話德粹無說然皆是不勉力作工夫謝上蔡於明道前舉史書成文明道曰賢却會記得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發汗湏是如此感動方可今只且於舊事如此過豈是感發湏是不安方是所謂不能以一朝居

問德粹數曰作何工夫曰讀告子曰見得如何曰固是要見亦當於事上見之曰行事上固要見無事時亦合理會如看古人書或靜坐皆可可以見又問其見得如何曰只是操捨二字分判曰操捨固是亦湏先見其本不然方操而則存時已捨而則亡矣又問前說有朋自遠方來看見如何曰前日說不是有朋自遠方來乃是善可以及人善可以及人則合彼已為一豈不樂先生曰此是可以及人為或已及人曰惟其可以及人所以能及人先生曰樂是可以及人而樂是已及人

而樂曰已及人而樂先生曰然伊川說已盡後來諸公多變其說云朋友講習我若未有所得誰肯自遠方來要之此道天下公共既已得於己必湏及於人不知而不愠非君子成德不能愠非怒之謂自君子以降人不知己亦不能無芥蒂於胸中

先生問近日所見如何某對問斷處頗知提撕曰更宜加意先生問近日如何曰頗覺心定如何心定曰每常遇無事却散漫遇有事則旋求此心今却稍勝前曰讀甚善曰讀告子昨讀至夜氣之說因覺病痛全在此心上曰亦未說至此湏是見得有踴躍之意方可是日德粹又語小學先生曰德粹畢竟昏弱子上尚雜更宜加意

問人有剛果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湏如此別方可辨錄云問孫吉甫說性剛未免有失

剛比之暗弱之人為勝然只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  
是彼善於此而已畢竟未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  
中求之問昨日承先生教誨矯激事歸而思之務為長厚固  
不可然程氏教人却云當學顏子之渾厚看近日之弊莫只  
是真偽不同曰然顏子却是渾厚今人却是聶夾大不同且  
如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今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為  
渾厚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官官為敵既為冀州刺史官官  
親戚在部內為害安得不去之安得謂之矯激須是不做官  
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  
無甚職事符舜功云如陳寔弔官官之喪是大要渾厚曰然  
其問如范滂之徒太甚曰只是行其職大抵義理所在當為  
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其又問李膺救後殺人莫不  
順天理曰然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如趙臺卿乃於杜子賓  
夾壁中坐過數年又如蔡邕更無整身處

問曰反昔從曾大卿遊於其議論云何曰曾先生諍嘿少言有

一二言不及其躬行者曰曾卿家正身不欺暗室真難及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  
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  
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  
無有不曉者况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賜了甜桃樹沁山摘  
酷梨也友仁

麟注鄂渚教官關先生曰其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可以  
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  
開熱以鄰

問做何工夫麟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  
量若未做功夫只說得一箇為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  
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  
議論看來是沒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功夫底更沒下手商  
量處又不如彼胡亂做功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

論錯了亦是曾考論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  
錯底改起便有用

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功夫勇猛念念  
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  
念不忘功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  
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  
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一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  
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  
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  
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  
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為樣子說  
人性善皆可以為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閼顏淵

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為末後若藥未瞑眩厥疾  
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服瞑眩之藥相似教  
他麻了一上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又舉顏子仰之彌高一  
段又說人之為學正如說恢復相似且如東南亦自有許多  
財賦許多兵甲儘自好了如何必要恢復只為祖宗元有之  
物須當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今人為學彼善於此隨分  
做箇好人亦自足矣何須必要做聖賢只為天之所以與我  
者不可不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所以須要講論學以聖  
賢為準故問學須是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方是學

問可學錄云如尋常人說且作三五分人有甚不可何必須  
問早夜學學只為自家元初一箇性甚是善須是還其元物  
不還元物畢竟欠關此一事乃聖人相傳立定一鐵樁移動不得

然此是大端如此其間讀

書考古驗今工夫皆不可廢因舉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章又  
云有一般人只說天之所以與我者都是光明純粹好物其  
後之所以不好者人偽有以害之吾之為學只是去其所以

害此者而已害此者盡去則工夫便了故其弊至於廢學不讀書臨事大綱雖好而所見道理便有偏處爲學既知大端是欲復天之所與而必爲聖賢便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爲五箇大樞相似念念理會便有工夫可做所以大學在止於至善只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從前朋友來此其將謂不遠千里而來須知箇趣向了只是隨分爲他說箇爲學大槩去看來都不得力此其之罪今日思之學者須以立志爲本如昨日所說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

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孽孽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又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才見又被物欲汨

了所以秉彛不可磨滅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試思人以眇然之身可以替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為聖  
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如何而致若分明見  
此志自立工夫自住不得

昨日所說為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為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為  
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可以為堯舜而不為其患安在  
固是孟子說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今人四端非不時時發  
見非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為堯舜且子細看若見得此分明  
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因舉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  
為有焉能為亡謂不弘不篤不當得一箇人數無能為輕重  
須常常自問云人之性善而已之性却不見其善人皆可以為  
堯舜而已之身即未見其所以為堯舜者何故常常自問知  
所愧恥則勇厲奮發而志立矣更將孟子告子篇及復讀之  
指不若人之類數段可以助人興發必為之志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詩  
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為之心為學方有端緒古  
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為告子篇諸  
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  
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  
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發了理義便無悅  
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  
慮欲為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才見不合理義自有羞  
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問璘昨日卧雲庵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  
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書有為宵有得息  
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可學錄云先生問德粹夜間在庵中作何工夫德粹云云  
先生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

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今此心不死則則進有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拚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可學

問德粹此心動時應物不動時如何曰只是散漫曰便是錯了自家一箇心却令成兩端須是檢點他可學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

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

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可學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以下訓

誨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則有甚了

期須是逐件打結又通貫力行退讀先生格物之說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力行連日荷教府判張丈退謂力行曰士佳到此餘五十日備見先生接待學者多矣不過誘之掖之未見如待吾友著氣

用力痛下鉗鎚如此以九分欲打煉成器不得不知此意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

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豪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

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

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撻攬凡可以

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

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又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又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下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因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那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底事此不同又問忿悻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姜里死生任前了聖人元不動

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也以下訓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與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着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又去做看來只是知得不親切若真箇知得定不肯做正如人說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真知偶一日飲食過度爲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此真知其傷遂不復再爲也把捉之說固是自用着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空急不易着方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

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  
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堆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  
有用處且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  
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復如初須大段着力窮究理會教道  
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  
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  
諳較難理會消着此心力如法攷究若如此看得三五項了  
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又如人要  
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  
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  
弄又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精孟子  
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  
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  
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說做事偶合于理則心

安或差時則說此固是可見得本然之理所以差時便覺不  
安然又有做得不是時不知覺悟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  
過據其着學問之道只是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玄妙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  
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  
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  
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  
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籠得起且如邊豆之事各有司存  
非是說邊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夾貌三句亦只是  
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邊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  
而今只理會三句邊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邊做  
豆若不會曉得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  
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官為  
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



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受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郊子蓋是我不知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種了不管身子思做中庸大段周密不易他思量如是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該得盡然第一句為主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如道中庸盡精微知新崇禮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或問知新之理曰新是故中之事故是舊時底溫起來以尊德性然後就裏面討得新意乃為道問學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百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

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飲須使匙不理會心只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訓寒

與立同問常若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少悅豫底意思不知此病痛是如何曰試思自家是有事是無事曰本無事自覺得如此曰若是無事便是無事又恐懼箇甚只是見理不徹後如此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然此亦是心病因舉遺書捉虎及蒲室置尖物事又曰且如今人害淨潔病那裏有淨潔病只是疑病疑後便如此不知在君父之前還如此得不徹又因論氣質各有病痛不同曰纔明理後氣質自然變化病痛都自不見了以下訓

先生誨與立等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日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

家人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又曰  
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  
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  
得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  
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  
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  
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  
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  
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  
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  
道理又曰讀書須是件件讀理會了一件方可換一件這一  
件理會得通徹是當了則終身更不用再理會後來只須把  
出來溫尋涵泳便了若不與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是  
生底又却如不曾讀一般濟其事如喫飯不成一日都要

得盡須與分做三頓喫只恁地頓頓喫去知一生喫了多少  
飯讀書亦如此濺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也無許多事  
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得剛健便自然勝  
得許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盤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敬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言自莫  
思便了又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  
固欲與之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  
管他又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  
家會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  
本心如忿怒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  
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  
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  
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拜先生訖坐定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掇起

得惺惺不要昏晦若昏晦則不敬莫大焉才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辭下訓

又云看文字須以鄭文板為法理會得便說出待其看甚處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却無疑也

先生曰文板近來看得須容易了南外曰不敢容易看但見先生集注字字着實故易得分明先生曰潘兄鄭兄要看文字

起將來却補前面廖兄亦可從此看起謂潘立之鄭神童廖吾卿也

朋友多是方理會得文字好又歸去似指植言又云鄭文板能平心看文字看得平正周匝只無甚精神如立之則有說得到處如文板無甚卓然到處亦無甚不到處植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會舉業曰須有功夫曰只是習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曾涉獵看先生語孟精義曰

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後雖事專要說和戎却不至如此穿鑿某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日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

甚經訓倪曰時至云問游和之曾看甚文字曰某以春秋應要曰春秋難治故出此經義性性都非經旨某見紹興初治春秋者經義中只避數項話如復讎討賊之類而已如今却不然性性所避者多更不復依傍春秋經意說只似做一種說話知他是說甚麼大凡科舉之事士子固未能免然只要識得輕重若放那一頭重這一頭輕是不足道然兩頭重一般也只得使一心在這裏一心在那裏於本身易得悠悠須是教令這頭重那頭輕方好孟子云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九要人爵者固是也理會天爵然以要人爵而為之則所脩者皆非切己之學

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以簡藏子做舉業

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邊極易孟子云古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窮子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倪求下手功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曰只是要莫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王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持本聞同見後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曰授大學其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功夫

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爲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而是

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爲學諸公切宜勉此時緊切詳密訓以下

書云子萬更加勉力就日用實事上提撕勿令昏縱爲佳

至自謂從來於喜怒哀樂之發雖未敢自謂中節自覺亦無甚過差曰若不窮理則喜怒哀樂之發便有過差處也不覺所以貴於窮理

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又當自覺者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已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三

書文集

楊子順揚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脩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脩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

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淨  
揚問其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做那一事去雖知得了自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絕斷更何必問寓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道夫

植再舉曾子忠恕一貫及子貢問一知二章曰大槩也是如此更須依曾子逐事經歷做過方知其味先生繼問或人理會得所舉忠恕否陳因問集注中舉程子第一段先生曰明道說此一段甚好非程子不能道得到自忠恕一以貫之以後說忠恕至達道也住乃說一以貫之之忠恕其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何也蓋此數句乃動以天爾如推己及物違道不遠則動以人爾又問如此則有學者之忠恕曰

人不消言恕故集注中云借學者之事而言訓植

植與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細繹說過曰大槩是如此而今只是做仁工夫植因問顏子博文約禮是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說循環如左脚行得一步子右腳方行得一步右腳既行得一步左脚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又長所以欲罷而不能所謂欲罷不能者是它先見得透徹所以復乎天理欲罷不能如顏子教他復天理他便不能自己教他復欲便沒裏止了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不然安得不間斷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為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訓過

先生教過為學不可籠淺因以椅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着

先生語過以爲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其教數語云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謂林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將都理會不  
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要理會沉潜剛克各

自不同學蒙訓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

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以下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

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

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

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其

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

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

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

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

正以下訓

問程子教人每於己分上提撕然後有以見流行之妙正如先

生昨日答語中謂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

目一段一般曰是如此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

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

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

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

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

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

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

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

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方著

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亦嘗驗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問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早間人客來相見自家須著接它接它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入客來自家又用接他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著接它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安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之問說一大片末梢只有這

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倘

壽昌問為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撥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壽昌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向猶以為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先生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

於一等輩因問子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呈壽昌對以  
聞之今見有一子頤字龜父者在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  
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誥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即  
理論語仍聽講曉此義理午後即念此蘇文之類庶學作時  
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木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  
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  
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熱謾他

先生問壽昌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  
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  
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為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  
三月裏鶯鶯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  
昌對曰總在裏許

先生奉天子命就國于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  
見某四拜先生受半答半跪進劄子略云竊觀聖賢之間惟  
兩答問最親切極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以使勇對冉有以足  
民對子華以小相對二子者夫子皆未之領許也獨曾點下  
一轉語異乎三子者之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此是一問答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此是一問答是故善答者莫如點善問者莫如賜長孺  
懵不知道先生若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長孺未有以對也  
長孺狂妄將有請問於先生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乎先生推先聖之心慰學者之望不孤長孺所以委身受教  
之誠賜金聲玉振之音先生閱劄子笑曰恁地却不得子貢  
問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只是



就子貢身上與他一箇恕字若其他學者要學聖人教有事  
件如何將一箇字包括得盡問曰先生云一箇字包不盡極  
是但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切要可以用功夫處先  
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章誦訖遂言  
曰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  
敦厚崇禮只從此下功夫理會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問學  
曰不過是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都是德性至  
於問學却煞闊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是問學無窮無盡曰  
德性却如何尊問學却如何道曰將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  
輕忽他只此是尊時先生手中持一扇因舉扇而言且如這  
一柄扇自家不會做去問人扇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  
何做既聽得了須是去做這扇便得如此才是道問學若只  
問得去却掉下不去做如此便不是道問學曰如先生之言  
道字莫只是訓行否先生頷之而曰自尊德性而下雖是五

句却是一句揔四句雖是十件却兩件統八件如何是一句  
揔四句曰尊德性道問學這一句為主都總得致廣大盡精  
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四句問如何是兩件  
統八件不知分別那箇四件屬尊德性那箇四件屬道問學  
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這四件屬尊德性溫故知  
新敦厚崇禮這四件屬道問學按章句尊德性所以存心致  
廣大極高明溫故知新敦厚皆存  
心之屬也道問學所以致知盡精微道中  
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之屬也此緣蓋說問如何致廣大如  
何盡精微曰自家須要做聖賢事業到聖賢地位這是致廣  
大然須是從洒掃應對進退間色色留意方得這是盡精微  
問如何極高明如何道中庸曰此身與天地並這是極高明  
若只說却不踏實地無漸進處亦只是胡說也須是自家周  
旋委曲於規矩準繩之中到俯仰無愧怍處始得這是道中  
庸問如何溫故如何知新曰譬如讀論語今日讀這一段所  
得是如此明日再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日之間所讀同

而所得不同這便是溫故知新問如何敦厚如何崇禮曰若只是恁地敦厚却塊然無用也須是見之運量酬酢施為注措之間發揮出來始得長孺謝云教誨親切明白後學使可下工夫先生又諷誦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等數語而贊之曰這全在人且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甚次第大事只是一箇人做了然而下面又特地拈出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結這兩句最為要切須先了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後到得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去處這一箇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時方得所謂至德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謂至道便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切須著力理會按章句至德指其人至道指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兩節此錄亦誤長孺請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不知先生可以書為一說如何先生

笑曰某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所說盡之矣若五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工儘有無限何消其寫出若於心未契縱使寫在紙上看來是其麼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曰且着力勉之勉之長孺起先生留飯置酒三行燕語久之飯罷辭去退而記之長孺

因言異端之學曰嘗見先生答死而不亡說其間數句太率禪學只是於自己精神魂魄上認取一箇有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肯放捨可謂直截分曉曰何故只舉此數句其他平易處都不說只是務要痛快說話只此便是病處初在臨江見來劄固已疑其有此今見果然問平日自己不知病痛今日得蒙點破却望指教如何醫治曰大凡自家見得都是也且做一半是留取一半且做未是萬一果是終又不會變著萬一未是將又淡洽自然貫通不可才有所見便就上面

扭捏如孟子中養氣一段是學者先務問養氣一段不知要緊在甚處曰從頭至尾都要緊因指靜香堂言今人說屋只說棟梁要緊不成其他椽桶事事都不要以下

問程子之言有傳遠之誤者願先生一一與理會過曰今之所言與程子異者亦多矣曰節目小者不必論且如金滕一說程子謂此但是周公發於誠心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如聖人自在天理上行豈有無此理而聖人乃為之者此等語恐誤曰然則有此理乎曰詳考金滕首尾周公初不曾代武王死曰以旦代其之身却是如何曰武王有疾周公恐是三后在天有所譴責故以身代行事而請命焉耳先生舉子仁若考以下至無墜天之降寶命曰此一段却如何解曰如古注之說恐待周公太薄曰今却要如何說曰切詳周公之意蓋謂盡其材藝於鬼神之事者已所能也已所能則已所當任其責非武王之責也受命帝庭而敷佑四方定爾子孫而使民

祇畏是則武王之所能若今三石以鬼神之事責武王是墜天之降寶命也曰只務說得響快前聖後賢都是恁地解說將來如何一旦要改換他底此非學者之先務須於自家身上上理會方是實學問格物之學湏是窮見實理今若於聖人分上不能實見何以學聖人曰自己一箇身心元不理會却只管去議論別人不是枉了工夫曰平日讀至此有疑願求是正曰只緣自己處工夫少所以別人處議論多且理會自家應事接物處與未應接時此心如何曰昨日先生與諸人答問心說或謂存亡出入皆是神明之妙或謂存底入底亦不是先生之說云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也琮謂通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亦無所用曰且道如何是人心如何是道心曰心一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

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飢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曰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曰琮意工夫人多在精字上曰如何見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日如何得精曰酒從克已中來若已私未克則被粗底夾和在何止二三日精字只是於縫脉上見得分明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曰是其效也

或問今日挑講諸生所請何事曰萍鄉一士人問性無復其說雖未是其意却可進因言克已復禮今人全不啻子細理會琮問克已銘一篇如顏子分上恐不必如此曰何故曰顏子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安用張皇如此曰又只是議論別人又曰此已字未與物爲對只已意發處

自克了問是克家之克非克敵之克也曰林三山亦有此說大凡孔門爲仁言雖不同用工處都一般又問如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不知此言是築底處或尚有進步處曰如何曰事賢友仁方是利其器處曰亦是如此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已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已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小太事形神自是蕭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可謂深中膏肓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於是不養之氣襲

而乘之微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  
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  
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

